

帶經堂集

帶經堂集卷四十一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漁洋文三序

鄧孝威被徵八詩序

客問乎王子曰鄧先生被徵八詩何其多楚聲也
王子曰何謂也曰鄧先生昔嘗北游蔡州南遊嶺
表矣遠或萬里近或一二千里皆歷歲月之久而始
歸顧其爲詩雕畫土風葶甲新意無幾微羈旅侘
傺之色今 天子崇文治思得奇才異能之士備
顧問鄧先生裒然爲舉首待詔公車長安公卿

大夫莫不喜其來延致恐後且京師距淮南二千里置驛相望地非遠於嶺南蔡州也鄧先生頤悵然若有不自得者讀其詩又悽惋哀激類乎楚聲是以疑也王子曰是三百篇之志也詩有六義正變不同而皆本於忠孝之旨南陔白華孝子之以養也武王之時鄉飲酒燕禮則用之所謂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迨其後而陟岵鵠羽之詩作焉陟岵之次章曰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由來勿棄鵠羽之次章曰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蓋古之孝子行役

於外不獲養其親其詞之迫切如此今鄧先生有
母年八十矣一旦舍甘旨之養遠來京師其情之
迫切與陟岵鵲羽之詩人無以異故其言如此亦
猶南陔白華之遺意也昔鄧先生遊蔡州嶺表年
方壯母亦未衰其意怡懌則其詩之異於今也宜
也客曰善乎子之說詩也夫鄧先生之詩數篇耳
而正變之義具焉使在采風之世其不見刪於孔
子可知也予曰然遂次其語以為之序

使粵集序

西粵介在五嶺外古為荒服士大夫非游宦奉使

則不得至焉然其山川特奇秀峭拔甲天下而物產之瑰異若珍木靈藥犀象孔雀翡翠之屬率為中土所貴重故韓文公有遠勝驂鸞之句而石湖范氏至取其語以名其書其山川可愛慕如此然自唐宋以來為流人放逐之地或者又謂其地多瘴癘風俗雜猺獠談者遂視為畏塗間有高流勝士一至其地者即才情筆墨足以發山川之靈秘狀草木鳥獸之怪奇然往往不勝其幽憂侘傺之感若夫至而樂其風土巖岫既去而不能忘又取其風物土宜緝為一書以傳四方若范氏者自唐

宋以還不數見也門人翰林編修喬君子靜以康熙二十年冬奉命典粵試往返半歲有詩若干篇編為一通至京師以授予初君之被命也人或為君難之君應曰否否予聞西粵山川舊矣顧遠在七千里外度足跡無由至焉今幸以天子命往得盡攬湖湘桂海之勝固予志也於是聞者交歎慕以君奇懷曠致為不可及今觀卷中諸篇自洞庭瀟湘南嶽九疑以至零陵桂林諸名蹟犁然皆具而其詩又奇秀峭拔與其山川相似自范氏以來歷五百載而得君以繼其後豈偶然者哉至

三
於磨厓碑黨籍碑數篇於前代興亡人才消長之
際尤不啻三致意焉又非僅侈登臨遊觀之美而
已也他日雖與石湖之書並傳可矣

南征詩集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年滇黔底定冬十一月二十日
以露布宣示百官大赦更始二十四日加上

兩宮徽號遂以明年春遣部院府寺諸臣代祀嶽
瀆海鎮前代帝王有功德者即其陵寢所在以類
祀焉同年大理少卿魏君實隄湖南祀炎帝虞帝
二陵既畢事歸以道路所得詩若干首編為一軸

以授予 國家方值休隆昌熾之運武功克濯祀
事孔明甚盛舉也其在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祭法曰法施于民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此物
此志也君常為御史備法從凡 朝廷因革民生
利害知無不言前後章數十上湖南當滇寇豕突
之日被兵最早長沙衡澧又寇所盜據為三窟洞
庭之南五溪之北疾首蹙額日不聊生者自甲寅
迄今近十年矣君舟車所至詢疾苦省謠俗率皆
形諸咏歌以附於輶軒采風之義冀聞 當宁非
厪如騷人遷客侈瀟湘洞庭之觀擷芷蘭杜蘅之

秀已也於記有之曰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是以
得其人之為貴也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
燭有司跛倚以臨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
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朝而退孔子美之君以
忠信之質學禮有素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以奉揚
天子明德達於鬼神斯可謂得其人者也記又有
之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嗚
呼於是集備觀之矣

東渚詩集序

宛陵諸梅自宋都官而後散居宣郡諸邑東渚之

梅所居傍稽嶺俯臨大溪爲宛陵山水最佳處梅
君子翔東渚諸梅之巨擘也少耽墳籍放意雲壑
之間構一樓下瞰是谿溪水如環如玑遶樓徐逝
每當天籟忽發山雨欲來飛流濺沫之聲交集於
耳畔今翰林侍讀愚山施先生取孟襄陽詩句名
之曰滿聽且爲之記於是樓之名益著而君之詩
亦因以傳夫詩之爲物恒與山澤近與市朝遠觀
六季三唐作者篇什之美大約得江山之助寫田
園之趣者什居六七君嘗東登日觀放於琅琊之
朶西泛左蠡陟匡阜溯蕭江濫章貢禮青原七祖

道場而歸老東渚之上所謂江山之助田園之趣
蓋兩得之宜其詩之風味澄復絕遠世事讀之者
亦如風之刁刁然而生水之激激然而鳴水石怒
爭鞞鞞嘈呖中如不平以眎夫高車飛蓋紆組影
纓者其得失豐嗇為何如必有能辨之者矣君再
枉寄書文詞甚高予休沐少暇報書遼緩自分見
絕於君而君意益勤因為敘述其詩之槩如此亦
聊以荅君之意云

覽古詩集序

士君子平居讀書必明於古昔治亂得失之故人

才賢否之辨世運升降之由然後發於文章施於
政事莫不沛然而有餘犁然而不惑猶以為未足
也則又必憑軾萬里歷觀古帝王聖賢將相之遺
蹟自通都大邑名山巨川以逮叢祠荒冢金石斷
闕之文所至憑弔其風流考訂其是非以發抒其
氣而證其所學乃可以上下千古而無憾焉門人
江子辰六之學淹貫古今予每與之論史事俯仰
數千年如指諸掌早歲絕江淮泛洞庭南窮夜郎
盤瓠之鄉發為歌詩浩落有奇氣茲覽古詩一卷
則康熙丁巳適河東行役道路之所作也其地自

楚而韓魏燕趙其世自皇古而唐宋其人自女媧
軒轅而迄於司馬文正公凡為詩如千首美刺具
焉史家所謂隱而彰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者畢
見於是矣聞之先儒有言有史傳之文焉有歌咏
之文焉史傳之文以實錄為主歌咏之文揚其善
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予嘗聞其說而疑之
信斯言也則孟氏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又何謂邪今江子之詩獨能以三百
篇溫柔敦厚之詞而傳於二百四十二年善善惡
惡之義後之觀者將以為歌咏之文乎抑以為史

傳之文乎昔唐宋間精於史者有劉知幾劉恕范祖禹諸人其詩率無可稱而王孟高岑蘇梅黃陳之流亦不聞以史事自見而江子兼之雖高視古人可矣

突星閣詩集序

崇禎中楚名士首漢陽二王二王者士乾懷人世顯亦世其學湛於經術博綜六藝海內士執牛耳者皆欲得二王莅之而懷人有才子曰戢蘄然奮頭角揮斥六合上軼旁出弱歲遊長沙題詩嶽麓云不借直踏寒煙裏麝香獨遊亭午時予讀之已

三才
嗟異繼是數相見於京師戩亦數因人遠遊在江
南寄子詩一編尤怪奇詼詭池陽山行之作馳騁
筆力過歐陽永叔廬山高遠甚在中州與河中吳
雯倡和頡頏上下旣而游滇南歸留歷下訪予西
城別墅流連累日夕乃出前後詩屬予論敘之夫
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鏡
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無跡可求
此興會也本之風雅以導其源沂之楚騷漢魏樂
府詩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
根柢也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戩於斯二

者兼之又幹以風骨潤以丹青諧以金石故能銜
華佩實大放厥詞自名一家桓君山有言親見揚
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若使遭遇時
君更閱賢知則必度越諸子矣今陛下方以文
德化成天下昭回之光下飾萬物文學之士爭挾
所長與時奮起粲然如繁星之麗天戢夙昔同學
多以文章致身館閣獨抱其遺經長年奔走道路
栖栖為旅人其能無槩然於中乎夫薦賢能拔幽
滯賢公卿之責也戢持是以往其能終於無所遇
哉必不然矣

惇裕堂文集序

益都孫文定公以經術儒雅遭逢世祖皇帝歷
吏戶兵諸曹尚書今上龍飛之初爰立作相在
政府未久乞歸年甫五十難進易退之風海內高
之公子仲愚少承家學九經諸史皆洞貫其源委
發為文章汪洋演迤磅礴閎肆一時名卿聞人競
折節下之惟恐不得當也公家風澹泊諸子恭謹
清儉不殊後門單素方仲愚名籍甚人謂旦夕取
甲科致通顯公顧以盛滿為戒如晏元獻公不求
恩澤王忠肅公不令子弟妨寒士路者君自負逸

才雅不欲以門蔭得官時又無如文潞公宋莒公
之薦達故有才如君竟以逢掖終其身可歎也洎
文定薨未幾君亦遂鬱鬱以歿嗚呼世之憑藉門
閥日飽梁肉厭綺襦紈袴而坐躋華臚比比皆是
此固非君所屑意使其獲以文章致身如李文饒
韓持國之流其所成就未可知而君竟困頓塲屋
以死豈非命哉豈非命哉君之未歿嘗自定雜文
歌詩為惇裕堂集其兄孟滋傷其志哀其早世離
為若干卷刻之蓋聊以慰君於地下而紓已之悲
也君之文尤邃於六經如春秋論尚書大序論補

冬官序諸篇皆卓然可觀其詩爾雅深厚不窳不
佻使其得志發抒為典謨雅頌之作將勒於鼎彝
播諸金石否亦流傳旗亭樂府屏風團扇之間詎
不能與古人爭勝尺寸而惜其漸就漸滅而無傳
也是刻也又烏可已哉

東浦詩集序

邵陽黃潛給事之歿也予方在黜陟聞赴哭之慟
已而朱君載震以書來告曰邵陽師死矣其詩未
刻者尚幾百篇載震請於其家謀刻梓以傳又請
翰林朱先生銘其墓徵君姜先生文其碑先生與

邵陽兄弟也又以文章道義相友愛傳邵陽者非
先生而誰敢以請予攬書未竟嗚咽流涕嗚呼黃
湄已矣雖百身曷贖乃猶有朱君者汲汲焉哀其
遺文表著其行事以使有聞於後世父不必得之
子黃湄何以得此於朱君哉夫朱君高義如是雖
微文章之名其人已邈然千載之上況乎其文章
之工也蓋予始知朱君以黃湄云比予官國子祭
酒而朱君適貢入太學日與其游處盡發其詩筆
數百軸益知黃湄非妄歎者十年間在京師文酒
之讌予與黃湄及朱君未嘗不俱而朱君所以事

予亦與黃湄無以異甲子歲予兩人先後使南粵
朱君獨留明年子報命京師尋請急歸濟南又
明年而黃湄死矣人生聚散亦恒事而死生契闊
雖古之達人不能忘情而況予哉康熙戊辰春予
再至京師朱君已次第黃湄嶺海諸集鏤版以行
暇又以其詩來問序夫鍾期死牙生絕絃郢公遊
匠石廢斤予尚能序朱君詩哉顧朱君詩實主其
澤潞紀行諸篇尤力追古作江漢之間其人蓋有
屈宋唐景之遺風若朱君者非騷人之苗裔與漢
儒於師友之際最篤若鍾興之受爵曰吾師丁恭

而子然以侯桓榮崎嶇草澤何湯一言遂為萬乘
師語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漢儒之事師也顯榮
之於生前朱君之事師也力圖其不朽於身後均
以盡心於所事而已矣予既多朱君之義尤愛其
詩因質言之俾後之觀者有所興起云爾君字悔
人載震名也楚潛江人

倚聲集序

甚矣聲音之道詎不大哉古者歌詩三百弦詩三
百意三百五篇之外可以被管絃諧金石者篇目
猶衆特其聲弗傳耳然予又考諸史記古詩蓋三

千餘篇孔氏刪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則所謂歌弦之詩殆即今所傳關雎以下正變之詞獨歌弦之法不傳而歌弦之詩固在也小雅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孔穎達以為此三篇在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氏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遭戰國及秦而亡由是推之則知三百一十一篇皆歌弦之文乃其聲自秦火而後闕軼固已久矣漢末杜襲號嫺雅樂而所得止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至太和中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僅鹿鳴一笙耳夫

師曠覘風而識盛衰季札觀樂而知興廢非聲音之為道何以感人如此其深耶鄭樵考定漢魏以來樂府之詩自饒歌鞞舞而下系之風雅郊祀而下系之頌聲三侯而下系之別聲大抵世代升降不同而聲音之道則一故樂辭曰詩詩聲曰歌尼父之刪詩也得詩而得聲者則列之風雅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逸詩善讀詩者由聲以考義而與聖人之志庶幾其不遠矣唐詩號稱極備樂府所載自七朝五十五曲之外不槩見而黎園弟子所歌率當時詩人之作如王之渙之涼州白居易

之柳枝王維渭城一曲流傳尤盛此外雖以李白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節皆不可歌詩之爲功旣窮而聲音之祕勢不能無所寄於是溫和生而花間作李晏出而草堂興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雄

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為功雖百變而不窮花間草堂尚矣花菴博而雜尊前約以疎詞統一編稍撮諸家之勝然詳於隆萬略於啓禎鄒子與予蓋嘗歎之因網羅五十年來薦紳隱逸宮閨之製彙為一書續花間草堂之後使夫聲音之道不至湮沒而無傳亦猶古歌弦之意也書成命曰倚聲陸游有言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趨淺薄會有倚聲作詞者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義取諸此後之作者將由音聲之微以進求夫六義之正變斯集也可以

興矣

過江集自序

順治庚子仲冬予病初起有事南蘭陵八日而返
得遊記六題名七古近體詩四十編為一通曰過
江集程子崑崙子畏友也而得與之乘清宴理遊
事延陵季子之高風陳修撰之忠節予之所尚論
而服膺者也而得拜其墟里問其子孫弔其流風
餘韻京口三山及招隱鶴林諸寺予十年夢寐而
不獲一至而得放舟大江躡屐幽壑窮極煙風雲
水之變態斯游也可謂不徒矣家兄東亭懷京峴

之勝遂同斯遊得詩凡若干首附於後

入吳集自序

漁洋山在鄧尉之南太湖之濱與法華諸山相連
綴巖谷幽邃第屐罕至登萬峰而眺之陰晴雪雨
煙鬟鏡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狀予入山探梅信宿
聖恩寺還元閣上與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
自號漁洋山人云是役也發朱方次雲陽抵吳閶
歸經伯鸞之溪前後所得詩六十餘篇題曰入吳
集

癸卯詩卷自序

嘗讀東坡先生集云少與子由寓居懷遠驛一日
秋風起雨作中夜脩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嗣是
宦游四方不相見者十八九每秋風起木落草衰
輒淒然有所感蓋三十年矣故其述舊詩曰西風
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袂衣感歎執我手朱
顏不可恃此語君勿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
而其終篇則曰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至陳州
東府諸篇一則曰夜雨何時聽蕭瑟一則曰對牀
定悠悠夜雨空蕭瑟子由答坡公詩亦曰誤喜對
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予每循覽愴然不能

終卷然爾時方與諸兄讀書家園肩隨跬步未知
此語之可悲也弱冠以來各以世網奔走四方回
憶曩時家園之樂不可得然後知兩蘇公之詩之
可悲有什倍於疇昔者蓋情隨事遷而感慨係之
矣予以順治十七年來佐揚州中間與禮吉一別
與東亭再別西樵自大梁過廣陵對牀一夕遂別
於鑾江之上嗟呼予兄弟少無宦情同抱箕穎之
志居常相語以十年畢婚宦則耦耕醴泉山中踐
青山黃髮之約息壤在彼得毋笑是食言多乎是
歲癸卯西樵奉命主中州試東亭舉山東榜予

之居揚州且四年矣除夕偶編次一歲所作慨然
書此

送李東安序

九疑之山瀟湘之水山川之至奇者也而皆萃於
永以圖經考之永為州在楚粵之交去京師六千
八百餘里東安為縣又僻處永西偏百里蓋韓愈
氏所謂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者當天下無事
之時士大夫宦游常鄙其地而不欲往其或得之
又莫不戚戚焉惟慮其去之不速甲乙以來滇逆
發難乘牂牁五溪之險銜枚北驅長沙守臣聞風

奔逸賊遂據有湖南六郡二州薦食荆岳旁煽諸蠻江漢洞庭列戍相望阻聲教者五六年所矣西粵二三叛帥狼顧競起乘間抵隙膠牢固結遞相倡和衡永之間直其要衝井湮木刊城郭為墟一旦天厭戎首表裏橫決諸王公將軍仰稟廟謨疾搃岳陽遂鞞長沙楚角之粵倚之不百三十日而湖南千里之地復歸於職方先是上察督撫題授長吏滋為弊叢既下湖南遂以銓除還之吏部於是李子鄴臣得永州東安令以去或曰以李子魁梧雄俊之才宜為緊望縣庶展其驥足今吏

東安是棄之也予不謂然今天下吏治病亟矣頭
會箕斂僕區詰盜法令牛毛大吏誅求無藝不得
已則仇百姓以賂之此非盡有司不肖勢使然也
東安遠在西南數千里甫脫兵革法令簡易又其
大吏率在兵間其尊貴宜稍殺所賣切誅求宜稍衰
凡有瑰異非常之材得自表見民間疾苦得便宜
除去是數者視畿近令為何如李子得此可以賀
矣若夫瀟湘沅溪九疑岫嶁之奇與夫昔人所記
西山黃溪諸勝皆在跬步登臨之餘侈為歌詩以
抒寫山川之奧李子政暇優為之不復述

帶經堂集卷四十一

帶經堂集卷四十二

歙門人程際校編

新城王士禛

補賄士

漁洋文四記

遊鷄鳴山烏龍潭諸勝記

康熙甲辰六月閏立秋酷暑二十日稍涼遂發興
尋鷄鳴山烏龍潭諸勝飯後循秦淮過覆舟山陳
霸先與高齊大戰即此地也山連鍾阜之尾西接
鷄鳴臺城逶迤介兩山之間下爲白門登鷄鳴寺
下瞰臺城俯臨十廟原野蕭瑟林木蒼涼悲風卷
蓬西日欲匿寺始於晉永康間即南宋雷次宗開

館齊竟陵王子良抄四部書處齊武帝射雉鍾山
至此聞鷄鳴故又稱鷄鳴埭矣禮誌公像登塔望
後湖湖亦號昆明池故明貯天下版籍之所今網
罟勿禁夕陽頽澹野水縱橫中惟荷葉田田千頃
鳬鷺將子十百成羣唼喋波間而已十廟皆在山
麓帝王廟尤荒闐童監數人眠於輦路羸馬脫羈
斲草階下爲太息久之自此東南行取小徑訪烏
龍潭山路紆曲數迷失道由錦衣倉歷嶽峯二里
許步趾漸高忽見風帆檣櫓若在足下洪濤動前
即大江也小憩靈應觀坐道士南軒潭影山光濛

濛一碧芰荷楊柳上下俱綠潭上舊多名士唐宜
之丁苗生之流皆居此飯罷由石城門取道治城
卞祠以歸日下春矣

遊鍾山靈谷寺記

遊鷄籠龍潭之明日遂往鍾山過青溪拜侍中黃
公祠祠有夫人血影石出通濟門經天壇壇已廢
彌望蔓草縈煙而已沿鍾山行屢有向背峰巒蔽
虧雲日明晦誦沈隱侯千雲非一狀蘇端明峰多
巧障日之句歎其極工按江左時刺史還任例種
松千頭山在六朝故多林木勝國為陵園地龍鱗

虬鬚彌遍山谷上陵者行寒濤天籟中不復見山
今十九供樵爨矣寺燬於乙酉丙戌間惟無量殿
寶公塔存上人於南靈隱豁堂師法嗣為言寺廢
之由乘顛而來欲以十年重興初地午浴樓下樓
後面屏風嶺風逢逢自絕壑下林木颯然有聲飯
方丈畢偕上人觀景陽鐘禮寶公塔予登焉上人
不能從問三絕碑亦燬於火三絕者張僧繇畫誌
公像李太白贊顏魯公書也寺舊有誌公法衣革
履吳道子畫折蘆渡江鳥巢佛印三教畫壁皆不
見惟顏壁數版丹青漫漶如天吳紫鳳顛倒褫褐

而已稍東為說法臺址旁即八功德水榛棘蒙茸
無復涓滴南為琵琶街僧雛拊掌隱若絃絲之音
殿前有巨鐵翦鋏大吳字土人訛謂赤烏時物按
明高帝初定建康為吳國公八年為吳王此當是
未改元時所作然不識何所用之上人云相傳山
有蛟鑄此為鎮云梅花菴在山門東寒香數百樹
尚橫斜山翠中問周顥草堂王安石定林舊址皆
不可詳會日夕遂與上人別樵唱滿山悲風騷屑
澗水潺湲屢亂流而渡昔人登樂遊原詩若為今
咏之上人貽予豁堂詩自蔣陵至青溪遂盡其卷

湯休帛道猷之流也

遊金陵城南諸刹記

廿二日自烏衣巷出聚寶門遂造報恩寺寺即古長干寺明金陵八大寺之一也龍象巨麗甲諸刹登九級塔俯視金陵城闕旭日飛甍參差可見西瞰大江南望牛首東面蔣山紫雲丹巘出沒煙霧鬱作龍蟠近眺秦淮青溪三十六曲才若一線雲逢逢起腋下鳥俯其背忽憶唐諸公詩塔勢如湧出連山若波濤所謂眼前有景道不得也僧言順治戊戌龍起塔中塔震壞有田姓兄弟四人不用

一綽一木數日而工成於最高欄楯上步立捷如
飛鳥殆蒙莊所稱伯昏無人臨百仞之淵背逡巡
足二分垂在外能外生死至人者耶天界寺在報
恩東南人家沿溪居多以略徇通出入松栝疎古
篁竹幽邃後為鳳山碧峰寺即唐翠靈寺以碧峰
師易今名洪武中師出使西洋今十八沉香羅漢
猶是西域物萬曆中崇川顧氏竊其一以祈嗣數
見怪異還之乃已寺僧出正統十年賜藏經敕諭
墨澤如新迤邐登高座寺秋草滿庭闌無人跡遐
想王謝庾卞之風為之慨然過梅將軍廟廟祀晉

豫章內史梅賾賾字仲真嘗進孔傳尚書者拜方
景二公祠方祠舊在岡上古木末亭側喬木數百
章國初邵某者來作令盡翦伐之亭與祠並圯今
亭祠皆徙而北雖松數株殊失古意景公陟之真
寧人靖難時十二族並死事最烈壁上陽羨朱君
一詩頗奇今記於此慷慨誓死心不移欲死不死
將何為欲揮豫讓槁下劍欲操博浪沙中椎衣緋
如火如衣衰懷刃如雪甘如飴疾行犯駕氣何壯
千秋萬世當如斯誦之勃勃有生氣可以廉頑立
懦也考革除之際以身殉國者自勛戚大臣下至

樵夫門卒之流凡數百人人才之盛古今無與比
雖功名如三楊不免射釣之恥得與諸公朽骨爭
千秋萬歲之名哉

遊瓦官寺記

金陵城西南隅最幽僻處古瓦官寺在焉鄧太史
元昭招子結夏萬竹園園與寺鄰喜勝地落吾手
也時方燠甚忽雲葉四垂雨如屈注淮水暴漲三
四尺高柳清溪御風以往至鳳游寺即上瓦官也
按葛寅亮記云寺一更於昇元再廢於崇勝戒壇
洪武初蕩然無存其地半入驍騎倉半入徐魏公

族園萬曆十九年魏公慨然布金遂復瓦官昇元之舊殿左空圍有土阜高丈許上多梧桐林即古鳳凰臺址今寺去江遠甚臺近培塿不可以望遠太白詩所謂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故蹟滄桑不可復考太史謂瓦官舊在城外瀕於江明初廣拓都城始入城內云稍西南為下瓦官寺藤梢橘刺數折始得寺門清迴視上瓦官不啻過之寺有唐旛相傳天后錦裙所製錦作淺紺色雲龍隱起四角綴十二鈴陸龜蒙古錦記云瓦官寺有陳后主羊車一輪武后錦裙一幅今羊車不

可見而此裙宛然又志稱師子國玉佛戴安道佛
像顧長康維摩圖為此寺三絕皆化去老狐看朱
成碧以此狐媚世尊勿乃不可顧千載而下猶與
金石同壽事固有不可解者六朝時名僧支道林
法汰之流皆居此顧虎頭伏暑容宅正在寺側風
流弘長於古爲最殊恨古人不見我也入萬竹園
飲青嶰堂出華林部奏伎堂側琅玕万个流雲欲
歸蟬鳥亂鳴意高枕此中不復成夢堂前有池如
半規煙霧葦鬱太史云池每夕必有氣細縕輪困
登閣望之如足練然漏下三十刻相約以明日訪

三才圖會
六朝松石乃別去

雨登木末亭記

廿四日爲家兄西樵禮佛長干薄暮入寺然燈九級塔塔皆五色琉璃陶埴成之表裏瑩澈篝燈百四十有四放大光明不可思議禮佛畢飯休上人方丈夜宿北軒牕外鴨脚參天下蔭十畝中夜風起聞雨聲灑葉上與簷角琅璫相應覺枕簟間蕭然有秋意晨起盥櫛僧院中梧桐得雨青覆檐雷盆山石菖蒲數叢勺水渟泓蒼然可愛南入高座寺訪山雨上人時晨雨方零空山寂歷宿鳥聞剝

啄聲撲刺驚起坐僧樓
汎覽壁間衲子詩有鳥鳴
山寺曉之句賞其幽絕冒雨登木末亭四顧煙嵐
蒼鬱縈青繚白城闕峰巒江渚林木皆入空濛惟
長干塔百仞聳立亭左東南望鍾山髣髴天外蜿
蜒而已山頭松柏數十株疎密皆有畫意近俯長
干諸刹樓臺丹碧明滅煙雨中他日得一筇一盞
足跡遍南朝四百寺足了此生矣嘗觀南宮筆墨
輒悠然遠想今乃恨不攜米顛來潑墨數斗盡收
煙雲入奚囊耳雨濤甚與人數促迫遂由景公祠
而西觀無礙居士碑抵青溪水榭猶覺煙雲盪胸

急索筆墨追記之

夜登弘濟寺觀石壁記

自六朝園出石城門登舟暮泊燕子磯山氣蒼鬱
漁燈舟火與星河上下新秋雨歇江沱晚涼遂登
弘濟寺入石闕兩崖奔峭如行楚蜀峽中石磴紆
曲繚繞江滸謁八難殿東炬觀蘇尤長江巨石四
大字勢欲飛去僕舊泊燕子磯得句云長江巨石
想飛動意取諸此復觀明潞王敬一畫蘭喬恭簡
公字廬陵段朋格篆書七言詩諸石皆嵌巖谷間
遂登觀音閣閣背負絕壁三面瞰江憑虛結構宛

然蜃樓從江中望之不殊乘蹻御風矣閣中怪石
林立如青蓮花環遶佛座欄外洪濤決漭居然萬
里之勢予數登閣遠眺每風日明麗見直北棠邑
江浦諸山佛嬴帝青隔江奔赴今來更闌月晦下
視蒼茫一氣惟聞空江人語跳魚撥刺如巨人時
復流螢千萬點出沒樹間而已下巖入毗盧殿殿
後石壁拔地斗絕石楠生壁罅裂石而出夭矯直
攫簷雷方融禪師者從終南來居此所居陸航鳥
道斜通詰屈而上數折始達北面江流如大圓鏡
視觀音岳又一奇也院有廬山僧為略說栖賢東

三才圖會
林諸道場之勝昔阮思曠戲何次道我求千戶郡
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佛即不易作何至不可爲
劉遺民雷次宗耶歸舟翦燭記之有笛聲出江上
絡緯哀吟如相應答舟人以月出解纜東下不及
登燕磯矣

登燕子磯記

金陵古都會名山大川在封內者以數十而燕子
磯以拳石得名磯在觀音門東北三面臨江削壁
巉巖石筍林立觀音山蜿蜒數十里東與長山相
屬至此忽突起一峰單椒秀澤旁無附麗傲睨諸

山偃蹇不相下大江從西來吳頭楚尾波濤浩洶
中砥柱怒流西則大孤小孤東則潤州之金焦而
磯踞金陵上游故得名尤著磯上有祠祀漢壽亭
侯迤西有亭壁上石刻天空海闊四大字奇矯怪
偉為前大司馬元明湛公書按公曾為南國子祭
酒又歷官南吏禮兵三部尚書公崛起嶺南從白
沙聞學覺之宗與陽明上下其說天下稱甘泉先
生祠南亭三楹壁間題字叢雜不可讀獨椒山先
生四絕句與文壽承書關祠頌同鐫一石其一云
鑼鑼清光上下通風雷只在半天中太虛雲外依

然靜誰道陰晴便不同讀此知先生定力匪朝夕
矣折而東拾級登絕頂一亭翼然曠覽千里江山
雲物樓堞煙火風帆沙鳥歷歷獻奇爭媚於眉睫
之前西北烟霧迷離中一塔挺出俯臨江潯者浦
口之晉王山也山以隋煬得名東眺京江西溯建
業自吳大帝以迄梁陳憑弔興亡不能一瞬詠劉
夢得潮打空城之語惘然久之時落日橫江烏柏
十餘株丹黃相錯北風颯然萬葉交墜與晚潮相
響答悽慄慘骨殆不可留題兩詩亭上而歸時康
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

遊牛首山記

金陵名山首攝山古刹首牛頭康熙甲辰予量移禮曹乙巳五月始謝吏局稱金陵寓公布韞青鞵方自此始過方爾止青溪園居商略遊事爾止躍然欲偕行秦淮老人丁繼之年八十有一尚饒濟勝之具許為鄉導於是按圖經計道里城以南先牛首次獻花巖次祖堂城以北先攝山次寶華山十八日曉出聚寶門由古宣陽門迤邐經韓府山至鐵心橋時宿雨初霽流水滿塘白鷺矯翼良苗懷新興行田水聲中耳聆潺湲目玩蒼翠十許里

至牛首東麓夾道長松數千株奇石映帶宛如畫
圖曳筇徐步松陰中顧語爾止昔宋文帝謂蕭思
話相賞有松石間意思當如是旣抵寺門仰望東
西兩峰儼若雙闕寺在蕭梁為佛窟寺嬾融大師
始闢道場所稱牛頭宗矣歷白雲梯凡百級夾磴
古松千百千雲蔽日頃京口造戰艦翦伐皆盡今
所餘才兩株寺僧謂以中虛無所用故得免莊子
云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語良可味入禪堂觀浮
圖倒影坐一鐙樓樓為施愚山題額窓檻洞豁下
臨無地南望師子山如在杯桮一峰秀拔林木蒼

蔚如繡者獻花巖也飯畢尋徑上兜率巖磴道百
折略如白雲梯繼之先登如猿猱東峰峭絕豁矚
中斷得兜率禪院院後石壁鐫子瞻怪石供五字
憶坡公石與餅何異之語爲之一笑循磴東上即
兜率最高處憑欄遠眺大江橫流山外三山錯峙
采石天門皆在襟帶間矣巖下坦軒為鐵漢和尚
故居和尚楚京山人常以二獼猴自隨凡有所須
曲解其意枯坐巖竇數十年不與人接與龍眠方
學士為方外交學士贊其畫像曰兩箇獼猴杖一
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賦私

誤子孫入文殊洞遂登天關兩峰中劃如巨靈斧
痕王丞相所云此天關豈煩改作者也北望金陵
龍蟠虎踞一覽可盡浮圖當兩峰間僧安居為言
牛頭自融祖至慧祖禪燈不絕自浮圖建後宗風
遂替由西峰觀辟支洞洞視文殊稍侈外為方塔
有宋僧普莊明盛時泰仲交二記敘洞塔所自名
文殊領一萬菩薩居此又為辟支迦入定之所昔
淨名方丈地能容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
三萬二千師子座神通遊戲故應爾邪歸宿一鐙
樓山月皎然烟鳥初定俯視下方羣動都息不知

此身去塵世幾由旬也與爾止論詩至丙夜罷去
各成一詩

遊獻花巖祖堂記

牛首獻花巖幽棲祖堂寺枝峰蔓壑實為一山牛
首為祖融開教道場獻花巖則百鳥銜花之所幽
棲祖堂則遇四祖付囑頓教處也十九日晨由牛
首逕西峰嶺沿師子峰西趾登獻花巖咀壑峯崎
屢有登頓陟則溜懸降則心俯人行巖谷間如猿
飲澗如蟻緣垤如鍾乳倒垂四視陂塘墟落如蜂
房如蓮蕊如碁道布子如織錦文迴望牛首樓閣

浮圖行樹羅網莊嚴妙麗皆作金銀琉璃玻瓈磈礫種種之色東面獻花巖逕石窟南下松石疎古略似牛首東麓行二里許修竹中一逕如綫忽得祖堂寺徒衆踴躍由寺後左旋而入訪石溪禪師數日前已赴靈巖繼公之招小坐呈劍堂觀石公詩畫標格不減寂音尊者天界浪杖人弟子也阮司馬大鉞被廢後居此寺寺多其書蹟僧雛出所藏甲申五月詩觀之殊多齟齬蜀洛清流之語因訪石公禪室破扉短籬高竹萬个青光鑑人鬚眉皆綠禮祖師洞洞內一石佛字宛然阮司馬題云

巖花長吐天人供春草難遮佛宇痕皆紀實也洞
右爲虎跑泉不溢不涸僧徒餽甕咸取給焉寺門
近對吉山爲阮司馬墓道石湖邢昉孟貞過此曾
賦詩曰高墳何累累中有窮奇骨也遠對姑孰之
橫望真誥稱其洞穴盤紆絕宜朮藥宋人詩陶家
舊宅寄山坳即此東逕天盤嶺松毛如苔蘚衣被
石骨人行樹杪至牛頭水閣始與來路合望牛首
便如故人入自鳳臺門城南之遊凡二日得記二
篇詩若干首別錄昔人謂牛首祖堂之間都無俗
處信然矣

遊攝山記

志云攝山爲鍾阜支脈高百三十丈周迴四十里
多藥草可攝生故名形團如蓋又名繖山祖堂歸
之次日稍憩桃葉渡水閣廿一日晨起天色陰霽
相半爾止至遂行沿覆舟山遵元武湖堤緩步當
車時湖水小涸菱蘆被渚爾止爲指點前代三法
司故址依稀可辨堤盡復輿行路旁見翁仲石馬
橫斜田壠間爲故中山墓道稍北爲李岐陽墓道
牛羊上隴無復曩時小憩蔣侯祠觀鍾山出雲又
二十里至攝山兩峰相對中外隔絕層巒疊嶺凸

凹起伏晦明罨靄不一狀東北一峰卓立天外散
為三峰鬱為精藍者棲霞寺也入寺循白蓮池觀
唐高宗御撰明僧紹碑書法妍勁屬高正臣筆碑
陰棲霞二大字高宗御書佛殿北廊下有江令碑
署名陳侍中尚書令宣惠將軍參掌選事菩薩戒
弟子濟陽江總持書法奕奕不減聖教按江令名
總史不稱以字行而此署總持豈後人重書筆誤
耶碑陽勒元祐禮部新牒字殊飛動禪堂後為覺
浪和尚塔院和尚閩人梵行精嚴嘯峰藥地諸大
師皆受記荊爾止常在姑孰與說易十日稽首稱

弟子後示窳天界衡嶽竺公奉舍利建塔此山與
隋舍利塔相望接引佛二軀昔人謂有顧虎頭筆
法與塔皆尚存試品外泉過無量殿禮石佛僧紹
次子臨沂令仲璋所造江令碑稱佛身高三丈一
尺五寸二菩薩高三丈三寸大同間有龕頂放光
之應殿前紫竹林鬱然而秀伐其一作杖爾止銘
焉僧言自此有逕往紫峰閣若循中峰澗而上即
千佛巖路出閣右勢不可得兼予曰由千佛巖而
白雲菴而中峰譬如振裘挈領請姑舍是皆曰諾
遂鼓勇登巖巖間鑿石為像華髮儼然如百千萬

億化身齊文惠太子及豫章竟陵諸王所造巖上
為明月臺方廣可布茵席俯視一石如錐脫穎曰
紫盆峰此即出紫峰閣之背憩松石間久之取道
峰左緣中峰澗東北行試白鹿泉泉上古篆為明
臨淮侯李言恭書爾止亟稱其詩過春雨橋得一
菴幽澗千仞修篁出澗底謂當是明公居處菴僧
出肅客曰優曇菴也再上一牛鳴地為白雲菴即
明公故宅急從密竹中訪之幽篠灌木與優曇相
埒地稍閑曠可以見遠按僧紹平原人初住鬱洲
弇榆山中欣玩水石預識宋德之衰不受高帝之

命天子目為外臣賜籜冠竹節杖以表高尚宋齊
間隱逸之宗一人而已仁智之居俛仰增慨裴回
移晷始去窮澗源而上一泉沒荒翳中僧言白乳
泉也尚隔一溪予躍往觀之此上即中峰之脊巨
石如虎牙相錯天風吹人十步九却以手代目以
尻代足震駭蹉蹕不能已至石梁橋望見老鸛河
近出山趾兀朮所鑿亦名鎗河也瞰千佛巖已在
肘下遂欲乘興窮最高峰問僧徒尚三四里會日
夕衆有倦色如嬾殘履衡嶽巨石盤旋而下峰北
得霞心禪院院僧雪幻者濟南人殷勤留客試真

珠泉飯般若臺堂中有明代諸名士書四十二章
經先是慧文上人自靈隱來居西澗圓通院知子
輩至遠使相訝策杖赴之逕德雲菴長溪怪石坳
窪硤突與菴僧約今夕當攜枕簟來此聽澗中瀑
布至圓通與慧公談至夜分爾止留宿子還宿德
雲空山無更漏聞山鳥啁哳遽然而醒牕外夜雨
瀟瀟然與竹木相亂瀑布自中峰飛下以澗為尾
間萬道奔注水石相齧作怒雷崩濤甲馬騰踏之
聲寒氣薄肌骨不復成寐達旦雨不止衆尼子峰
頂之行予意山之奇在登眺登眺之奇在烟雨且

竿頭進步自生畏怖山靈其謂我何顧問兒子未
具爾止遂止圓通不行予發憤獨往中道遙望一
峰奇石起伏如大海潮汐頃刻萬狀知為疊浪巖
惜不令吳道子李思訓輩圖之當今尺幅間聞水
聲浩洶耳天開巖尤奇地險迤狹怪石如齧齧挾
雨與屐齒鬪竹木蒙翳猩鼯之迹交錯羣怖不敢
進予謂伐山開道彼何人邪於是斬荆叢筍達巖
上尋唐宋人題名漫漶不可識惟上元張函二詩
頗佳巖下有禹碑楊公時喬昔官金陵以南嶽石
刻重摹於此鸞飄鳳泊想見岫嶠石廩之奇運造

峰頂自下方望之不謂有人忽見茅茨虎落遠在天半僧徒三四人居之梵唄鐘魚皆出雲中矣峰頂三茅君殿鍾公惺官南祠部時所建志所謂高百三十丈者此其絕頂左太沖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何必多讓哉小霽復取道天開疊浪二巖以下顧見道左一石出籬落間覺有意急迴訪之僧云遺谷也貝巖講師昔嘗居此石縱丈許橫稱是苔蘚剝蝕如古鼎躍水位置天然在三峰之中憶吾友杜于皇昔游攝山愛一石名之曰霞髓此石將無是乎石傍小溪略徇通之遂過圓通別慧

公與爾止趨東澗紫峰閣雨復作小坐閣上聽僧
言浮渡山之勝冒雨即行過飛來石佛院主者他
出門扃鐺不得入昨觀品外泉曾一至此亦以門
閉而去欲少待恐雨寧不得抵華山遂復循白蓮
池觀金剛幢六朝松而去客歲造戰艦此松行就
翦伐竺公上書當事廩而獲免仙人逃劫松亦作
如是觀從輿中迴望最高峰雲氣羃之雲稍解駁
略辨茅茨林木如法塵影頃刻已復失之適下山
時此身真從雲族中來矣

遊寶華山記

華山在句容縣北六十里一名寶華山以誌公得名也從攝山兩行萬山中山村人家多臨溪居溪水自四山而下淙淙可聽輿中得一詩云萬山堆裏看雲松曲崦幽溪復幾重為愛泉聲過林去不知煙寺遠聞鐘山徑五步一折每當折處猿鳥路絕徒御相呼詰屈行天陰雨黑風颯颯出林箐中路窮得寺數步外初不見寺也按誌公始居此山名未甚著虎狼窟之歷千餘載至明有妙峰上人者再興初地三昧律師紹鵝頭宗繼來卓錫見月大師親承付囑予比聞其具戒精嚴為人天師至

是始相見山中一鐙夜坐往復叩擊乃知浮屠之說與吾儒道德仁義之旨了然不殊夜宿山樓殊有涼意晨興禮佛過見公方丈謁銅殿殿高二十尺從衡各十尺四壁皆刻畫如來諸菩薩帝釋天人相窮極莊嚴萬曆中慈聖皇太后夢一山皆蓮華乃敕建銅殿於此山賜名隆昌寺并賜大藏滲金塔時建銅殿者三義者五臺及此也遇西域僧與之語可辨者十三四其所敘述經歷諸國大抵與法顯佛國記略同出所持誦梵文狀如葉子字不可譯曰阿彌陀經也戒壇在銅殿西北見公所

勑經始時陰雨晦冥忽放大光明經時始散遂登
西峰觀龍池涓然一泓出石罅間蜥蜴數十頭游
泳自如見人不驚僧徒以盃貯之形如守宮腹尾
作硃色斑然有文僧言每將雨雲霧輒自池中出
按山海經云龍池之山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
居之以此較彼何異蹄涔抱朴子記甘宗奏西域
事謂外國方士能臨川禹步吹氣龍初浮出長數
十丈每一吹龍輒一縮至數寸取著壺中往往賣
之一龍直金數十斤乃發壺出龍著淵中復禹步
吹之更長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夫龍神物也而

三才十
偃然受豢如此安在其為靈邪豈韓子所謂失其
所憑依而不可者邪抑未階尺木而自混于螻蛄
者邪爾止舉白公麒麟為脯龍為鮓何似泥中曳
尾龜之語相與三歎峰皆茶圃僧徒頗諳采焙之
法既下西峰不復與見公別徑趨龍潭北風甚利
榜人挂帆以待棲霞僧遠送江干與爾止相繼別
去日將晡遂乘風北渡從舟中望見峰青知是攝
山憶昨從峰頂頻眺所見澄江如練雲濤萬疊即
今高枕聽欵乃處也漏未下已見真州星火計爾
止尚未散龍潭耳

金山題名記

焦山幽治金山綺豔焦山骨勝金山肉多惟登妙
高臺拜東坡居士像想見素絢歌水龍吟於此公
為起舞差強人意

焦山題名記

來焦山有四快事觀返照吸江亭青山落日煙水
蒼茫中居然米家父子筆意晚望月孝然祠外太
虛一碧長江萬里無復微雲點綴聽晚梵聲出松
杪悠然有遺世之想曉起觀海門日出始從遠林
微露紅暈儵忽躍起數千丈映射江水悉成明霞

演漾不定瘞鶴銘在雷轟石下驚濤駭浪朝夕噴
激予來遊以冬月江水方落乃得踏危石於潮汐
汨沒之中披剔盡致實天幸也

北固山題名記

焦山與崑崙子別遂遵江岸獨尋北固甘露之勝
登凌雲亭憩多景樓緬孫劉之雄風憶梁帝之勝
遊弔海嶽淨名之故蹟江山猶可髣髴而其人已
邈搔首四顧慷慨不能已

鶴林寺題名記

米元章卒後為鶴林寺伽藍墓在黃鶴山下風氣

清鬱松影嵐翠四時供養先生有潔癖此是衆香
國中矣順治庚子十一月十三日

招隱寺題名記

昔人言招隱水深山秀烟霞澗毛皆不凡子以庚
子仲冬月同崑崙子來游紅葉滿山石骨刻露泉
流蕭瑟登玉蕊亭上遠眺江影愴恍久之

竹林寺題名記

自招隱至竹林山路紆曲長松如畫修竹數萬竿
清風拂戛上捎雲日與崑崙小憩鉗錘室聽中上
人談林公開山舊事日移晷不能去憶唐人詩殷

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惘然自失也

生生菴題名記

永豐程公岫守京口日與林臯大師為山澤游不減王謝之與林公乃更鑿放生池作生生菴於甘露寺春秋樓下其風流標致有足多者予以順治庚子來游去公守潤日未二十年而風流搖落遂無復繼況於數千百世之下乎